

資治通鑑

冊全

卷之三

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六

起上章執徐盡疆
圍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諱灌宣宗長子也
初諱溫嗣位更名

咸通元年

是年十一月
始改元咸通

春正月乙卯

浙東軍與裘甫戰

於桐柏觀前

桐柏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
為天台縣桐柏觀賜額崇道觀觀古玩翻

范居

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

帥讀
曰率

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

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

見賢
遍翻

鄭祗

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山屬

祇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

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即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

界將即亮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翻下同

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三溪在今縣西南一溪

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磳下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湖厓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壅溪上流使

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

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幾居依翻於是山海諸盜及它

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三十二

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晔帥所類翻晔于放翻又平曠翻勇力推劉

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

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

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治直之翻丙申葬聖武獻文孝

皇帝于貞陵

此謚正葬貞陵陵中冊謚也貞陵在京北雲陽縣西北四十里

廟號宣宗

丙

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肩輿以歸

鄭祗德累表

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

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

歙書涉翻

祗德始令屯

郭門及東小江

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錢清渡而

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

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

復扶又翻

祗德饋

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

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惠褻而將士不以為德度徒洛翻

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以與

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

職者軍職級者勳級

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

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

鎮又東踰山節小江也北又一小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于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

城中士民儲舟

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

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

攻西班牙中無可語者

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臣為西班牙

前安南

都護王式雖儒家子

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為播子

在安南威服華

夷名聞遠近

聞音問

可任也諸相皆以為然

相息亮翻

遂以式

為觀察使徵祇德為賓客

太子賓客開慢局員也

三月辛亥朔式

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

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

然

為于偽翻

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

引歲月賊勢益張

張知亮翻

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

家用度盡仰江淮

仰牛向翻

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

及十軍

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

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

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

勝音升

上顧

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

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

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散
悉但翻將即亮翻下同

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

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

城妻子皆為菹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

募勇士帥讀日率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備治直

斷丁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吳分章安之西界置始平縣

初分臨海置唐興縣宋改曰天台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

虞焚之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癸酉入餘姚殺丞尉餘

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四十七里宋白曰餘姚東破

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開元二十六年分明

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鄞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分兵

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少詩照翻餘老弱者蹂踐殺之蹂忍

踐慈演翻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下遐裘甫方與其

徒飲酒聞之不樂聞王式來心有劉晔歎曰有如此之

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

王式蓋檢校御史中丞

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

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

循浙江築壘以拒之

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二十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曰西

興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

間古

過大江掠

揚州貨財以自實

揚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支之貨財聚焉故劉旼采頤

還修石

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

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

於我矣

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故云然

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

保無憂也

觀劉旼策畫豈可

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旼以

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

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

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

說式芮翻易以歧翻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

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

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將即亮翻自是軍

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

心直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

面縛以來當免而死而汝也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為

鄭祗德置酒為于偽翻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

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

樂音洛下同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

郊百里為遠郊以今地里考之越州百里至蕭山縣王式豈能送鄭祗德至此邪記事者華言耳復扶又翻於是始修

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

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別帥所類翻能帥讀

曰率降戶江翻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効以自異立効謂立功也使帥其

徒為前鋒

帥讀曰率

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

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

先悉薦翻謀徒協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

文武將吏往

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

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

屏必鄴翻

賊皆知之式

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

索山客翻橫戶孟翻

嚴門

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

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

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

少詩沼翻

式曰吐

蕃回鶻比配江淮者

比昆至翻

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

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

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

虞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

無善狀也

困餒甚

餒與餒同

式既犒

飲又調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

謹與喧同

願效死悉以

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

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龍陂漢潁川鄉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

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羣牧號龍陂牧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訶賊

遠近衆寡詞類正翻又火迴翻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

與之兵以為候騎少詩沼翻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

見卒見賢遍翻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

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

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

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

山之圍號東路軍將帥亮翻帥讀日率趨七喻翻又以義成將白宗建

忠將游君楚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淮南將萬璘

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

易易以歧翻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

募降之降戶江翻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

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沃洲在今越州甲辰拔

新昌寨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破賊將毛應天進拔

唐興 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

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

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它相坐語未嘗

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相息亮翻願聽敏

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為陽翟令譜

珪之六世孫也王珪事太宗以直聞譜博古翻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

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

敏中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

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

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

請昭義軍詔從之先悉薦翻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

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斷音短義成

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趨七喻翻

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幾將四百人跌奚結翻跌徒結翻幾渠龜翻益

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

遊鎮海遊鎮在寧海南九十里賊入甬溪洞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檣溪產鐵

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

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帥所類翻自是諸軍與賊十九

戰賊連敗劉晔謂裘甫曰曩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

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衣於既翻晔悉斬

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

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

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寧海東北四

十餘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

巡海滋

滋市制翻水際曰滋

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

虞水軍遽至

也虞度

皆弃船走山谷

走音奏

得其船十七盡

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

黃罕嶺在奉化縣西北剡

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

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

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

南陳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里

帥讀

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

膠村

上膠村在寧海西北四十餘里膠力留翻今謂之上寮山

賊將王臯懼請降

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為兵興以來賦斂無

度

上時掌翻斂力贍翻

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

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

紳順宗子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

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弃繒帛盈路

繒慈陵翻

以緩追

者跌跌斃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

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

復扶又翻下同

諸軍失甫不知所

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

苟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

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

東南兩路軍會於剡

趣讀曰促

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

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

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

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為完壯

賊知之乃出戰三

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出白

式式曰賊欲少休耳

少詩沼翻

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

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

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

離力智翻斷音短

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

械甫送京師

考異曰平剡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摘礮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

衄官軍亦疲仇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憊斃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薛敬義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晔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銳師數百復繼之城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致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晔劉慶二十餘輩三斬之械裘甫獻闕下玉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既為官軍所敗復入于剡城堅卒銳不可遠拔式乃約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晔獨以為為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曳頸以組甫曰吾既已降何用是為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俟之曰裘甫何罪罪皆劉晔輩命二斬之晔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屢敗向使城守暮歲未可平也玉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述平剡錄一何曲筆哉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可不慎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仇甫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為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斷其後擒

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

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

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

山在越州分界復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

扶又翻帥讀曰率

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

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

大蘭既破劉從簡走入台州界方為其黨所殺

諸將還

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

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

此易知耳

易以歧翻

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

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

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

趣讀曰促

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

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

非所及也

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袁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禍不烈於袁晁袁晁之難張伯儀平之通鑑所書數語而

之後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

張大通鑑

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裘甫事用平剡錄蓋亦有見於此考異三十卷辯訂唐事者居大半焉亦以唐私史